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碑傳集 錢儀吉編

原第四十六冊至第五十冊 逸民·理學·經學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碑傳集 錢儀吉編

原第五十一冊至第五十五冊 經學·文學·孝友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碑

傳

集 錢儀吉編

原第五十六冊至第六十冊 義行·方術·蕃臣·列女·附存文·集外文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影印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三輯

精裝：十二冊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雲

發行人：李振華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電話：九二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金氏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66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證為內版台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碑傳集

第四十六冊
逸民

卷一百三十三
之二百二十四

5766

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三 目錄

逸民上之上

徐先生柏齡墓誌銘

朱彝尊

吳生其沆行狀

顧炎武

王文學先生毓蓍傳

潘集附
柴紹炳

祝孝廉先生淵傳

柴紹炳

吳處士天泰墓表

李良年

張先生應泰墓誌銘

盧世灌

陸徵君彥龍傳

柴紹炳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失名墓誌銘

方苞

盧和尚象晉傳

劉青蓮

隱逸傳

劉裕

張昉 翱 高瞰 張暉吉 常安

魏徵君兆鳳墓表

彭士望

浮屠不盈傳

劉裕

王受命

談先生遷墓表

黃宗羲

許肇旛傳

陳維崧

秦處士驥生傳

王源

題餓夫彭之燦墓石

孫奇逢

高士踰駢傳

陳鴻年

理君安和傳

張遠覽

顧高士夢游傳

施閏章

貞毅先生朱士稚墓表

朱彝尊

楊顧兩先生傳

汪琬

楊彝

顧夢麟

梁知縣以樟傳

喬蔡

侯貞憲先生汎墓誌銘

汪琬

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三

嘉興錢儀吉纂錄

逸民上之上

徐先生柏齡墓誌銘

朱彝尊

崇禎三年秋漳浦黃公道周來典浙江鄉試榜既放以力學勸門弟子久之公以言事獲罪出至杭州愛大濂山治精舍著書門弟子皆從講學甲申以後忠節則慈谿劉振之而強錢塘姚奇允有僕經術則海甯朱朝瑛美之仁和孟應春長民餘姚何瑞圖義兆書法則嘉興汪挺無上而徐先生柏齡節之以詩畫頡頏其閒黃公贈以五言曰節之貽我詩十章大清脫其賞譽若是先生五試禮部不利署永嘉縣儒學教諭歲乙酉兵部尚書張公國維督師于浙黃公乞其師誅馬士英阮大鋮以謝天下計不就先生遇之金華相對泣下會南京破黃公旋死于難先生自甌閩道入閩一官轉徙出入江海中尋匿羅陽之天闕山亂定始歸里或勸先生仍與計吏偕先生笑不應也先生於學務博經史之外旁及三乘九籥以及方書命訣穴法靡不研究黃公戒之曰神仙我道之樸隸釋典大學之灰塵先生乃反約焉迨身罹禍難衝波潮蹈鋒

刃幸而獲免乃復參禪家宗旨深自晦迹蓋憂患之餘有託然矣徐氏
之先太宰諱德夫從宋高宗南渡傳至志善明洪武中舉賢良方正其
裔孫曰廷瑞者先生曾祖考也曰脩職郎恭城永霑者祖考也曰歲貢
生宏源者考也曰處士宏澤者本生考也配潘氏先生卒時年七十有
三子三人燦心某某孫男六人女二人自處士以詩畫名萬曆中與李
少卿日華陳徵士繼儒聲相埒傳有竹浪齋集先生繼之至燦心三世
皆善詩畫論者以爲難先生之葬也燦心來乞銘嗚呼士君子生革命
之時義不事二君流離困阨其官閥行事不多表見則惟鄉黨後死者
知之然語焉而終不詳也宋文信公死柴市當時守義不爲元屈者皆
其弟子賓客作史者諱不書儒生懷古遠輯舊聞爲遺民錄猶憾其湮
沒不傳者多也黃公殉國與信公無異而先生實出其門秉師之訓終
始不渝其節安知後之論世者不於國史之外錄及遺民則先生其一
矣是不可以無銘銘曰

仕有版官無解守師傳遜靡悔

吳生其沉行狀

顧炎武

自余所及見里中三三十年來號爲文人者無不以浮名爲務而余與

同邑歸生獨喜爲古文辭砥行立節落落不苟於世人以爲狂已而又得吳生吳生少余兩人七歲以貧客嘉定於書自左氏下至南北史無不織悉強記其所爲詩多怨聲近西州子夜諸歌曲而炎武有叔蘭服少兩人二歲姊子徐履忱少吳生九歲五人各能飲三四斗五月之朔四人者持觥至余舍爲母壽退而飲至夜半抵掌而談樂甚旦日別去余遂出赴楊公之辟未旬日而北兵渡江余從軍於蘇歸而崑山起義兵歸生與焉尋亦竟得脫而吳生死矣余母亦不食卒其九月余始過吳生之居而問焉則其母方熒熒獨坐告余曰吳氏五世單傳未亡人惟一子一女女被俘子死矣有孫二歲亦死矣余旣痛吳生之交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壽吾母而吾今以衰絰見吳生之母於悲哀其子之時於是不知涕淚之橫集也生名其沆字同初嘉定縣學生員世本儒家生尤夙慧下筆數千言試輒第一風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際及交友然諾則斷然不渝北京之變作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二誄見於時與余三人每一文出更相寫錄北兵至後遺余書及記事一篇又從余叔處得詩二首皆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遺風然後知閨情諸作其寄興之文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生居崑山當抗敵時守城不出

以死死者四萬人莫知屍處以生平日憂國不忘君義形於文若此其死豈顧問哉生事母孝每夜歸必與母言所與往來者爲誰某某最厚死後炎武嘗三過其居無已則遣僕夫視焉母見之未嘗不涕泣又幾其子之不死而復還也然生實死矣生所爲文最多在其婦翁處不肯傳傳其寫錄在余兩人處者凡二卷

王文學先生毓蓍傳

潘集附
朱紹炳

王文學元趾名毓蓍紹興會稽人也王故越中名族元趾負逸才冠于羣從天性孝友方昏有室遭父喪讀禮不內寢者經歲母夫人卒哀毀損目終喪臥蓐不起涕淚斑斑瀆枕席其篤孝如此童幼時樸呐不惠就塾師受句讀苦不甚記憶人與語唯唯而已年十六才學爲文卽遠過作者所親客覽之盡驚以爲筆體經口此子不易測尋補邑諸生聲聞日起然元趾好書尚氣多四方之交慷慨負俗亦落落不可人意人謗譽之不顧其爲自喜益甚有以文質者雖寒暑罷劇必手定甲乙片言偶悵歎美不虛口其攬結豪賢殷勤悃款嘗恐交臂失之卽有緩急期會疾風雨不辭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有古人興味以故海內聞其名造請者戶外履恒滿元趾旣雅遊不事家人生產胸懷魁壘未肯拘矜

咫尺其所至賓朋高讌好挾小史歌兒彈絲品竹雜坐命觴呼盧投壺
酒酣以往調笑跌宕竟日夕忘倦至立心制行矯然以名教自持公正
發憤抗論不少貶素出念臺劉公門最器重之子嘗遊會稽獲交諸君
子乃元趾最先過從子覩其人嘵顏修幹舉止嶽奇口吃不能道辭而
氣意甚盛落筆言語妙天下旣與子相知頗能任率居無何卽有甲申
之變南都新政元趾逆知其敗遇越人有白白下歸者每從訊時事輒
掩扼浩歎曰休矣吾恨不立磔柄人肉喂吾家豚犬也旣而北兵南渡
尋已降下浙郡縣望風納款比戶釀金具牛酒迎犒元趾方食次聞之
怒投箸而起須髯戟張尋以大義白兩兄曰弟已矣身爲越國男子豈
蒙面活耶兩兄意稍難之元趾笑曰舍生取義吾不食言願以孺子爲
託旣而復爲致命篇云云又上書念臺劉公曰門人某已得死所願先
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蓋聞公赴水不沒餓十日未瞑也肅衣冠
出榜其詩文于宋義士衛士唐公祠趨文廟四拜自訟曰君殉國士殉
泮正也泮水淺乃之柳橋下家人聞以報兩兄兩兄曰噫死矣吾弟哭
而迹之柳潭見元趾端坐水一方衣冠如故顏色不變烏虐異哉當是
時過而弔之者傾越郡人初同邑有儒士潘集字子翔年少落拓人目

爲狂生比聞元趾殉乃仰天椎心疾走大呼于市已復爲文慟哭之竟出東門外半里許袖二石自沈渡東橋下死死之日遠近聞其事者亦

無論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或曰後十三日又有死者周卜年云論曰予頃重過越城舟經柳橋下客爲指示元趾死處因相對歔欷流涕想見其生平然元趾一介儒生素位何害將所稱姚樞許衡者非邪君子中庸希傳鄒魯顧語曰匹夫不可奪志要如王生硜硜潘周景赴百世而下仰其風流殆與首陽爭烈矣

祝孝廉先生淵傳

柴紹炳

祝孝廉開美名淵杭州海甯人也父口口字口口任中書進秩評事自評事以上四世皆舉明經甲科爲顯官故祝氏爲東海望族開美爲評事伯子幼有至性讀書彊記過目不忘八歲爲南御史孫公光裕所器令入太學肄業習禮如成人見者異之三試京兆不利乃更就錢塘里試補邑諸生崇禎癸酉以尚書舉鄉薦裁踰弱冠開美欲然自下砥志力學益敦門內行務爲醇謹嘗下帷棲鷺峯頂蘭若歲時不歸僧徒樵牧但聞曉夕吟誦聲罕識其面一應進士舉報罷意豁如也連遭評事公及母孺人喪哀毀中禮士大夫稱其孝壬午將會試北上適都御史

劉公以直諫忤旨罷斥開美上書力爭之其旨切直上覽之不懌下部切責然開美實未識劉公也自是策蹇出都於潞河舟次追及劉公執贅稱弟子求進於學其明年部議罷試不許尋奉旨追詰主使遣緹騎在所逮訊時開美方家居臥病聞報卽束身就道至禾中謁臺使者請金吾卽日長發金吾索賂不得則大恚次日于宏文館宣勅四方傳觀者不下萬人誤疑時貴矯制皆發憤呼譟聲四起金吾懼踰垣走匿眾怒猶未平開美侃然曉以大義騎卒僅免當是時五郡好誼之士醵金而贍者多日中走百里至開美俱堅卻之詰朝遂行金吾乃更改容禮敬焉甲申春正月抵都詔獄對簿拷掠備至嘔血升許應對亡失辭其處獄中猶日誦周易毛詩不輟三月奉詔釋繫時有闖賊之禍甫就邸京師陷矣開美聞先帝后並殉社稷仰天號慟奮不欲生會其同鄉吳公麟徵就義未歿屬以經紀後事于是開美爲躬親含襚預辦歸櫬詳具吳蕃昌所爲忠節年譜中已閒道南還達留都時劉公宗周起諫院上書白開美冤狀一時前達如陳公子龍輩並拜疏推薦廷議將不次錄用然是時狃于偏安無復遠畫未幾劉公以掌臺言事不合去開美亦浩然有歸志矣開美初爭山陰事未決復謂陽羨誤國欲具疏痛陳

時弊以劉公言不果上至是憤柄人馬士英貪濁抗言請誅爲銀臺主
者所格搃捦而退秋七月還里遂焚巾彩賦詩自警居平布衣疏食自
稱罪人然其講道益力乙酉夏南都旣潰北兵尋抵浙檄下郡縣開美
聞其事卽憤懣闔戶自經其弟口排闥泣解之友人陳確至語以葬母
有期曷稍待以暝開美于是力營王孺人葬畢尋感疾預出遺囑數則
授諸弟又口誦昔賢詩見志遂巡數日竟歿年裁三十有五開美身脩
而清癯容止閒肅其生平動諧禮法儕偶相匡洞見肝膈復善談說便
便典雅千言聽者忘罷善作小篆楷法尤秀勁有姿頗似董宗伯工文
章期於稱貨如請留憲臣疏吳太常殉節實錄海內多誦之所友如陳
乾初確吳仲木蕃昌諸子俱好學志節之士其弟口作開美年譜裁次
有法子某某大都不墮門風

論曰曩子習聞祝孝廉名才一通問未獲稱密交也方癸未檻車就徵
友人輩爲子言開美慷慨北首此其誼至烈未幾而兩都踵覆孝廉卒
以感憤死國然開美始尙氣決終子入道臨命從容此豈與輕生釣名
者等也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開美其庶幾哉

吳處士天泰墓表

李良年

自頃革代之際浙方用兵而吾嘉實當重臣士之衝犯鋒鏑與其流離
顛隕于荒陬斷谷之間有雖死而非其志者若夫志士仁人遭逢多故
矯首抗節君子取之予嘗問諸故老而日月姓氏不著于人間蓋其湮
滅而無聞者亦多矣而朗豫吳先生之死特著其子周瑾又屬予表其
墓故得而詳焉按狀先生諱天泰一字謐生秀水人生而敏異讀書負
大志臨財無苟得而能急人之難國家方以八股取士而先生特尚儒
者之學以發明經術爲務然出其餘技爲制舉文累試茂才第一由此
知名郡中先達司馬沈公思孝岳公元聲家大僕日華一見皆許爲國
士有阮君者官南京武選司主事與先生善後歸滇中憐先生貧以所
居園亭及人所貸金三千兩爲贈先生使委之故吏而已卒不受同邑
項君且死無一錢先生百計經理之并葬其妻子先生之不以死生得
失貳其心類如此將舉明經會遭兵革乃絕意通顯以某月日詣學博
士除其名當是時諸生不知進退見先生所爲于是紛紛多告去者凡
百有餘人當郡中兵起徐公石麒屠君象美皆先生舊好約與俱動先
生曰事不可爲矣諸君死于野吾死于寢等死耳遂棄家走松陵居僧
舍中凡若干日死于餓嗚呼偉哉若先生者非所謂抗節以死與是尙

可謂死焉不以其志者與或謂先生未嘗仕也尙不獲邀一命之榮而
死其君過矣雖然士之于君猶女子之于夫此理終不可易前賢乃有
以女子未嫁而殉者爲情之過此特不以垂訓耳非謂必不當殉也而
世之人疑焉嗟乎二嫁而不殉者多矣人皆寬之未嫁而殉則從而議
之其論先生何以異于是哉此天下所以無志士無貞女也先生子四
人周瑾曰秉廩于庠並有文名某某俱弟子員以歲癸卯卜葬于秀水
之思賢鄉距先生沒十有九年矣

張先生應泰墓誌銘

爐世達

張公旣沒其子素行摶狀踵門問銘於盧子盧子取而讀之蕭蕭數語
不誕不支張公在焉呼之或出喟然曰隱者也是不可不銘按狀公先
世山東青州壽光人後徙河間景州始祖諱原魯原魯生貴貴生剛剛
生迪迪生擎擎生守廉是爲公父凡七世矣耕讀傳家不見異物而遷
乃鍾美於公公諱應泰字青軒號佐明鄉黨尊之咸稱爲佐明先生先
生抱秀質有遠神博極羣書不扇不燼如饑如渴乃絕意仕進以處士
終平生精力專注於書又喜飲酒起園開逕以松石自娛不妄與人交
禔躬嚴淨洒雪凝冰而一歸於厚敦宗族洽鄰里賑窮乏澤枯骨善事

莫可枚舉春秋佳日偕心知人登高詠矯藹如也浩如也性與道親黃帽青鞋白藤緣玉翩翩爲林澤之遊又製一古錦囊舉得意書納其中曰我死則用以殉葬嗟乎古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先生者非所謂今之古人耶先生生於萬曆辛巳四月初八日子時卒於順治丙戌八月二十日戌時享年六十有六配高氏一女適德州程賈一子卽素行娶吳橋盧繼曾女一孫國棟娶德州程觀女一孫女尙幼茲卜三月十三日與元配高孺人合葬於祖塋之次銘曰

卓哉先生精英炳煥萬卷五車千條一貫興到操觚朋來染翰花竹琴樽其樂衎衎天解神行密參潛翫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入管之室登陶之岸稽首勒銘一辭莫贊

陸徵君彥龍傳

柴紹炳

陸子驤武者名彥龍同郡仁和人也祖振音治易舉孝廉學者號庸成先生父允同字汝錫邑茂才有長者行母鍾始娠身臨月夜夢有龍蜿蜒五色自空下繞庭戶翼日產驤武頭角嶄然家人輩環視意有非常絕愛之爰命曰夢龍已又更今名云驤武兒時早惠不好弄出口成章少長倜儻有大度既弱冠益務博學工文詞補邑諸生累試輒高等意

氣爽邁饒姿致脩長白皙舉止軒軒被服嫋雅甚都達酒閒談次遠近
畢集驥武尋至高冠廣瘦顧盼燐如音吐絡繹亡慮傾其座人矣華亭
陳給事有當世名嘗一過湖上驥武借數輩通問值臥時不起卽叱門
者覆刺貽詩風之給事接覽歡然追謁修謝爲延譽當塗彌相契重談
者兩賢之居平負其高才狎使儕俗或指目爲狂生載一被放益跌宕
好酒及色里中抑鬱不自得歲中彊半裸被走四方所至見遲諸公間
爲治橐中裝累數千金輒散去坐是家徒四壁立亡有日晚不能舉
火有蹙額相告者意豁然也驥武苦貧處負郭窮巷然聲稱大起交遊
徧海內乃獨與其同郡陸圻培塘兄弟及朱革斯徐繼恩吳百朋陳廷
會孫治諸子者最相友善文義勣切頗有澄清天下之志會兩都告變
北兵且渡江一日十數警望風奪氣度此鄉無可爲者于是掩扼涕洟
啟其家大人挾策如新安郡適故御史金聲特起監軍驥武乃從口畫
便宜緣與用事者抵牾大計不就當是時唐邸稱制乃閒道去閩士大
夫咸重驥武名交章薦之詔特徵令所在有司身爲之勸駕刻日詣行
在所驥武上勘亂六策其語皆切時弊可用旣報聞令解褐授職禁苑
驥武以己本儒生宿負才望恥用口舌得官乃自陳願就制科未幾省

試報罷閩事亦償乘輿不可問郡縣悉鳥獸竄驥武遯跡入武夷山中爲人窮索屢阽于危又比歲兵燹道梗閩浙耗斷絕其父汝錫公坐无妄被收發憤病卒而驥武初不獲訃踰歲始聞聞之日驚號暴仆已仰天椎心嘔血盈斗倉卒立就道見星而奔重趼還里比抵舍望見靈筵以額摶地曰龍不幸違離膝下不自意大人之坐累至此極也因號勵扶服叩頭母夫人前握手二弟於邑勞苦俱相鄉失聲左右者莫能仰視頃之力疾營葬事毀瘁萬狀血膚浸劇未由進勺飲益聞訃踰月而還里治喪治喪又踰月而疾革以死死而亡子有一女春秋三十有六耳先與驥武友善者陸培以殉難歿至是則陸圻孫治佐乃弟雲龍爲經紀其後事乃六七君子刊定遺著如燹餘橐暨徵君集凡若干卷行世

論曰始驥武年少高才意不可當世乃竟阨于一第雖抱書叩闕見讐人主而時會齟齬卒用納履何其舛也既以遭亂留滯一哀絕命枯魚銜索自古痛之若徵君之至性發中未遑以生養不可謂非死孝者矣語稱不得中行必也狂狷在昔禰正平阮嗣宗之流負俗未易要其節趣較然豈與鄙儒小拘同類而道哉悲夫今僕子陸生亦云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名_失_存墓誌銘

方苞

崇禎十七年春三月丙午賊李自成陷京師莊烈帝死社稷越日出殯東華門外有明臣梓踊號呼以前哭三日無停聲伏地昏然且死其家人跡之而負以去時眾方鬪竟莫知爲誰其後李國楨死于山陵一時遂爭傳爲國楨事而習于國楨者又按時日以推其跡而以爲無有康熙己巳余游真江遇蜀人劉孟易偶言及明季事及此孟易蹙然曰是吾先子也甲申城陷失先子所在僕邱文求索數日以歸昏然迷人事越日而蘇臥疾數月常忽忽自恨賣卜燕市居六年病且革泣而曰吾昔梓踊東華見大行皇帝短衣短襠先後繼以小牀載至鼻有傷痕易棺再斂藉灰掩紙而已我死斂用灰數斗紙覆之加於此者子爲不孝戚友爲不仁因出公手書遺令示余又十年而孟易改葬公于金陵求銘于余余觀公之生也不欲以此自見必不忍以垂死之言欺其子而國楨之事襍出于一時紀事之書著于南渡褒卹易名之典又非可苟曾也豈臨于梓宮者公死于山陵者國楨而世傳爲一人事歟此跡之眾著者經時未久而已難得其實如此此古之人所以重于爲史而不敢自任也然吾觀百家所記往往同事而異其人而太史公之書有一

事再見而彼此相抵者豈非傳聞異辭無所據以考其信故並存以不廢歟然則公之義又惡可沒哉公蜀邛大邑人崇禎辛未進士由司理累官兵部郎中嘗讞大獄陳時事再忤莊烈帝特命謫官初娶金氏生子孟鼎再娶汪氏生孟京及一女子又娶傅氏生一女一子卽孟易女與前夫人子文皆在大邑蜀亂不知所終公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前夫人所葬大邑今祔者獨傅氏夫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與公合葬京師某原今遷葬金陵某鄉某原從公遺命也銘曰

胡守道執義而仕再而顛胡遭變砥節而述晦于人言苟魂魄之不愧諒無恨于重泉

盧和尙象晉傳

劉青蓮

和尙姓盧氏諱象晉字晉侯宜興人明諸生也崇禎甲申遭國變憤不欲生繼念母老兄弟俱以難死乃飲泣負母逃匿深山居久之有訟其叔國霖者辭連象晉並供其畜髮不臣狀郡守大駭趣捕囚蘿之象晉不從守怒曰國法在汝病狂耶象晉抗首曰若以明進士坐堂皇陽陽無羞色顧我狂耶守益怒杖之數十血肉淋漓被地終不屈獄具擬大

辟大吏以擬重詰守守趣雍髮益急曰否且斃杖下象晉
吾兄象昇戰死賈莊吾弟象觀起義兵溺死小渭里吾但
耳頭可斷髮不可削守因遣人脅其母母詣獄持象晉大
仆地數人突入縛髡之在獄凡九閱月旣釋遂爲僧後母
畢仍著僧服去往來山寺無定居或臨絕崖深壑號泣竟
測有識者遙指目曰此盧三和尚也先是崇禎戊寅京師
以七省總理督師勤王歿於陣是時柄樞者爲武陵楊嗣
誣以不死暴屍七十日未斂象晉痛憤詣闕訟冤請恤後
事復上書闕下願提戈死邊塞雪國憤而完兄志并請預
以責後效天子雖以爲狂棄弗用而義烈之聲動朝寧云
論曰晉侯公不虧其節貞矣而衷彌苦當其臨歿時自題
磯嗚呼國破家亡未得卽死縱九原尙含憂憤豈樂以姓
耶委骸云者一著全歸之義一寓埋名之節傳曰盧和尙

隱逸傳

鄭廉

張昉

翮

高敏

張暉吉

常安

人生而不能斡旋氣運扶翼犢綱則傳之所謂天地閉賢

吾人以肥遜之路矣如夏殷季世隨光夷齊之徒其清風峻節誠足以
廉頑而立懦亦何必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哉心遠地自偏市塵都鄙
無適而非西山與東海也誰謂今日詎無古人乎以余所見聞甲申乙
酉之間雪園高臥諸先生其生平行誼卽與古隨光夷齊何遜哉郡北
則有張匏客名昉丙子舉人與弟翮孌生子也皆薙髮爲浮屠翮死昉
居河濱教授童子衣食常不給從游高南正名墩常分產津資之一日
郡司李符公應琦詣其廬拜牀下坐語歎息移時而去旣而有餽獻皆
不受歟己卯舉人自乙酉後不復入郡唯時時與張昉相往來講論經
史語不及世事殆後閉戶不出閒出過從則田父野老而已郡中則
有張五際名暉吉乙酉夏四月豫王師至歸德諭教官求能草檄者從
軍教官倉皇以暉吉名上歸則趣之往而暉吉不往也則自褫其諸生
服謝其籍而去曰吾前代諸生也願守箕山之節不能事二姓卒不往
退而耕於野夏邑則有常安遠名安爲人有至性不妄取與每讀文山
正氣巖山卻聘及沛縣閻孝廉與僞官諸書輒俯仰流涕不能止生平
善爲制舉業一規模於先正而總角卽不應童子試居無田宅唯日以
授徒自給黍邱縉紳家爭延之崔民部掄奇請以五子受學一日從容

曰僕以諸子累君無可酬德者因出袖中一紙曰城北負郭田千畝室
廬園圃皆具聊充館穀安笑曰無以爲也吾雅不欲治生力辭不受
柳下野人曰中州風氣在清濁之閒一涉亂世之末流其爲高行完節
如張高諸子者蓋鮮矣世謂豹隱南山神龍見首而不見尾使其不隱
而見首見尾鱗鬚都露人斯得而物色之矣善乎哉鴻飛冥冥弋者何
篡一遇矰繳尚得曰其羽可用爲儀乎

魏徵君兆鳳墓表

彭士望

嗚呼此有明徵君魏先生也徵君諱兆鳳字聖期別號天民贛州甯都
人以諸生崇禎閒奉詔舉孝友廉潔再奉旨聘爲理學師儒徵君少孤
能以禮己暴孝友仁厚童而有之長益砥志立名義嶄嶄然欲以天下
自任尤矜恤疾苦無告者其宗戚知友緩急竟以爲恃終事若無所自
與卽橫逆至修德以惠之其人歿猶及其子不衰夫旣已無少長遠近
貴賤無閒然徵君而徵君行不顯於天下才不被世用則豈徵君一人
時命爲之耶徵君近十年爲頭陀絕意世務獨力行於家訓厥後益嚴
事厥先厚於族眾兵燹之餘百廢修舉竭心膂爲之歲旦大風雪猶力
疾掖拜祖祠致困不能歸前逝二日爲妣誕命扶拜起弗勝數頓首退

所區畫日惟祠事疾革且第屬此無他事及焉歿之日聞者莫不悼歎至哭咸盡其哀徵君遺命喪葬特弗許成禮其祖壠故有閒穴幾三百
年禁弗以葬至是族咸舉以葬徵君噫厚矣哉予猶及睹此族夫夫地
偏易嫌望奢多怨抑不可入而紛不可總者惟族爲然風愈下視祖宗
一人之身若塗人不相識或骨肉爭銖寸相讎賊累世不可解今魏氏
乃能興禮讓出於性誠幾幾古義門無以過嗚呼此豈可以聲音笑貌
得之旦夕者乎徵君生平自有傳略家世生歿子孫詳內誌享年五十
有八卽以甲午四月朔葬於歸仁里危畫堂祖壠之原昭義族也有子
若壻子皆弟畜之視徵君父行也爲表其墓然後世必有知徵君者
浮屠不盈傳

劉佑

王受命

劉子曰殷周革命之際伯夷叔齊恥之逃於首陽山採薇而食至餓以
死首陽獨非周之土乎而生且死於其間嗚呼其窮矣夫士誠不欲以
利敗節則優游林泉不爲世用亦謂庶幾豈必不履其土不食其粟而
後得行吾志與滿公之去而室家去而父子以自遂其避世之情斯固
賢者過乎然未至如夷齊之窮是亦余之所不欲深求也

不盈德滿者汝洛閒人也幼警敏知讀書及壯補郡博士弟子員則慕季心劇孟所爲閭里之俠皆宗之旣寇至郡城陷遂被虜方是時天下太平民不見兵革者幾三百年一旦水旱爲災民多失業盜賊蜂起所在騷擾李自成奮臂於關中渡河而南嘯聚楚豫之界一二年眾遂百萬迺鼓行而北攻城略地莫敢誰何初明倣唐府兵之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置衛所衛以五千六百人爲率所以一千一百二十人爲率而指揮使統領之無事則耕田爲農有急則調遣以從征伐晏安旣久人不習兵以故衛所諸軍布滿天下而名存實亡率不可用一人大呼而天下擾亂勢使然也滿既被虜居羣盜中心弗樂欲逸不得已而寇破鄆滿從其閒翼蔽居人男女以百數約更相援寇去遂匿不行留數月度終不可以居迺買舟東下抵潤州遂家焉時余從王父太守公避地江左適與同行以是得識其爲人居久之無以爲生因鬻書以自給薦紳先生有聞之者皆愛慕深與之結助以資裝使遊諸名貴在位者在位者亦爭出財物以爲贈遺用以大大饒於是日與故人賓客登名山涉巨川炙酒椎牛相與娛樂意氣慷慨揮金如土其豪俠之槩猶若少年時不以艱難改操諸友人從之遊者往往爲余稱道其行事若此

嗣後流離奔走居止不常

清興迺削髮披緇卜地西湖之靈隱居焉益折節讀書善爲詩錢塘諸名勝無不至至無不爲詩以紀者王辰冬以葬母歸過鄆因留至春與諸故人作爲詩歌以相屬和後抵家知太君已就兆域望故廬而返其子弟留之弗顧也再過鄆與梁子韓子偕入崧山登少室攬中原之勝槩求古人之遺蹟而歸焉迺募麥可一舟許將以飯僧於靈隱其諸友人皆爲詩以送之而余爲之作傳

贊曰此非吾故人王受命也耶當患難相從時意氣自負爲任俠每論及當世事未嘗不感慨憤激思有以易之今幾日耳而迺甘老於浮屠耶達人之所爲不可以意測其信然哉

談先生遷墓表

黃宗羲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號甯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厲而太中遯荒皇成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

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缺文
成書名曰國榷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敘緣因以顯來世而見
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已有君家徒四壁
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橐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尙在寧
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
爲奇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
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
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
爲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
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壤袂公行有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辨搘而
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
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
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
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
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
訛慕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

之爲口口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苟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求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許肇旛傳

陳維崧

許肇旛字壩友宜興人也父某舉乙卯鄉薦第二許生名家子此其家不貧弱冠以才學知名當世顧許生爲人任誕自喜閒脫身從狹斜少年鳴箏跕利屣爲格五拍張諸戲然愛姿制雅好標檢其自喜日益甚當是時江左無事士之負門第工文章者莫不車騎出入甚都許生顧盼自若以爲紵青拖紫陪侍豹尾作甘泉賦直旦晚事也申酉之變許生則棄其諸生而佯狂以自汙蓋許生年已三十餘其家亦稍稍落矣於是益鉤費經史搜叢苑部上自日星芒角下及錢漕茶筭兵屯鹽馬以及讖緯術數細碎諸書無不縱覽醉則爲詩而自曼聲以歌之所作冬青諸七言古體情事旣悲音節復壯歌罷泣數行下人或謂許生酒狂許生曰肇旛醒而狂何必酒也居無何念隱約無窮時則日與蘭陵董以甯同邑陳維崧流浪於吳越間一日以甯置酒召客命梨園小隊

爲柘枝舞許生則爲金丸紫宮諸曲以挑之且徧讚諸客其任誕自喜
類如此城東某氏子者博徒也陽慕許生才而交許生時過飲飲
且博既而大呼曰仕宦何必執金吾但願得爲袁彥道足矣遂益沈湎
十晝夜負博進以數萬緡計許生家落矣且縱博形神羸瘵遂病病且
死死之日太夫人春秋高年八十餘哭失聲擲許生所弄樗蒲博鑿諸
物於堂下諸博徒聞許生死有流涕者

維崧曰肇旛少時爲詩宗竟陵一再與陳董往復後乃大悔詩亦益進
惜死矣人或咎肇旛以縱博死嗟乎使肇旛而不棄其諸生亦何至以
縱博死也且死寧盡由於博也悲夫

秦處士驥生傳

王源

秦處士驥生字良倩杭州府仁和縣人年十七補弟子員與弟某並知
名性孝友父荆涵公嚴事之無違色弟每被錗楚過當則叩頭悲泣爲
請罪願代受笞父惻然時相向流涕罷去幼博通經史負識略當啟禎
時天下亂江東社事蜂起或招之謝曰世事方如累卵而廷臣持門戶
士子結社相標榜舉國若狂吾不知死所矣又嘗謂天下有大患二
在士子無實學一在于輕農若使閭中首重策問則士可以習知時務

方田復其家無職業者有罪加良人一等則天下務本然是時士非科第無由見處士試屢冠其曹卒不第而國變作初處士娶妻陳氏亦至孝處士旣困場屋家日落親老館穀不足養陳曰君第下帷策勵甘旨不給妾任之于是晝夜十指操作日察嗜好具膳羞無缺歲大祲斗米千錢道殣相望陳與子女糠粃不充終未嘗疏食菜羹進以故處士名益著處士爲人謹慎細行必矜而風度詳雅未嘗有疾言遽色與人交好直言人多畏之然樂其無欺咸曰與秦君交如食欌欌有餘味云乙酉之變歎曰吾所以從事制舉業非慕榮利將以行吾志耳志旣不就豈可以苟富貴爲天下笑于是毀儒服謝絕交遊與妻子偕隱白蕩著書嘯詠凡十三年而終雲爽者處士次子也少有大志十二三歲卽日論古今成敗得失稍長益留心經世務交天下豪傑處士誠曰學以器識爲先器不大識不高無能爲也且虛名之禍最酷今日但使我一家不失禮義之舊卽將來致太平之基女其慎諸雲爽于是更折節講究程朱之學及處士歿與同邑施相沈叔竑陸繁弨共隱河渚人稱爲開地先生云

王源曰吾聞陳孺人之事舅姑也嘗冬月午餐無肉解絮衣于鄰舍質